

杜氏通典

第二函
第八冊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

三皇無爲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緇尊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爲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續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旣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元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王孝傑襲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爲國家之永圖元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又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一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弊爲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幾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塞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奉行官祿暨天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旣如此朝廷勢弱

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
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强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
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爲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
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爲伊周
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
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鋸刃委之專宰刑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
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爲龍蛇鳥獸人之
聰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
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鵠鶴之勢隨地形而變
陣颺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
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
識旂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纘之感行令之必貴罰斯可矣此乃用無
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臬鳴牙旂而克麻秋宋武磨折沈水而破
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
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有
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摭撫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

在斯矣

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類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言類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

第一敘兵 收衆 選擇附 立軍 今制附 論將 搜才附

第一法制附 雜教令附

第三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察而後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審察

第四間諜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 示信 示

義

第五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

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敗 聲感人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附

第六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強 敵

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佯敗引退取之 僞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示退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第八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饑以持久弊之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虜掠被追襲敗 抽軍 卑辭怠敵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卽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戰 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假託安衆

第十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出度險附 據倉廩

第十一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同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附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勢 力少分軍必敗

第十二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勿攻 總論其地形附勵士決戰 衆寡勢百相懸勵士攻其師 乘卒初銳用之 激怒其衆

第十三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攻城戰具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兵附 火獸附 火禽附 火盜火弩附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附 敵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渡水附 禦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敵心計

第十五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散衆 風雲氣候雜占附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一曰道德二曰

天三曰地四曰將略五曰法制道者令人與上下同意也謂道之以政令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倦從

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雖不畏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言以地

傾危之敗若習國之圖沈寔生蛙人無叛疑心矣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

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眾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

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兵聞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巧之久者也言其故善用兵者役

不再藉糧不三載藉糧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戰繼進因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足我國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趙逾

序傳曰好戰窮武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使利也

功而忘姑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敵國來服為上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人為軍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自一校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自屈服故君

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繫也

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中御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

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吾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不知三軍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不

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之眾疑其

非其人之意亡知之君既闕於用臣不知權變而以為勢位授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之眾疑其

則鄰國諸侯因其
乖錯作難而至也

敘兵

甲兵之用其來尙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掌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井田之制

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邑四爲邱邱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

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餘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千乘此卿大夫采芑之大者也一封三百

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千戈素具矣術音遂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具軍禮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售之骨猶瘦四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

外則壇之壇設爲壇置之空曠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貢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君則正之其治放弑其君則殘

之幾滅犯令凌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禁暴靖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

迭爲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

垂著篇籍故齊慙以技擊強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也秦昭以銳士勝銳勇利也若齊之技擊得

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然敵貌渙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

之甲上身穿一牌一腰繫一腰帶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冠胄兜鍪也冠胄帶劍者

謂擔負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中利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如此其地雖

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人也酷烈阨地小也阨固也酷狃之狃之首

賞慶導之以刑罰狃串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使得隸役五家是

相君是最高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持雖地廣兵彊鰓鰓常

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音懼貌也軋踐也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城而未盡猶

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秦之銳士不可以當

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

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

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

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

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

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仇敵姦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

標音管子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制器兵選士政教軍中服習謂使習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隘

勇怯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

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田宅富厚足居也二不然則

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

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不

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

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閭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之溝漸

兵

車之水廉音子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

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龍枝葉蔚茂此矛鋌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

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豁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

行者相待參合遇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

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具邊防拓跋氏篇

收衆

後漢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今江陵郡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尙少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

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強

選擇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羸弱不勝衣甲又戎其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仗須徹札陷堅須取甲試令研射然後取中

立軍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

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聚名伍一比兩一闔卒一族旅

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修甲兵則

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習其

其事故曰事有所屬軍政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澤其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

賢人使爲里君每里皆使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

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

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

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有高子

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

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福同憂居處

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

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

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

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

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

伍五人爲列列有二列爲火十人有長五火爲隊五十人二隊爲官百人有長二官爲曲二百人二曲爲部四百人二

部爲校八百人二校爲裨千六百人二裨爲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

二萬人卽分爲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人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萬人爲軍四千人爲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六面援中軍大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卽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卽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壁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六寸地併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庭卽五步以上下幕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卽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爲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隊餘又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儼旗二人卽充五十至於行立前卻當隊並須自

今制附

分行陳辨金鼓及
部署僮各二人
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

副二旗頭一人 副二火長五人 六分三支甲八分支頭半四分一支載一分支弩一分支
棒三分支弓一分支槍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 纛大將六口中營建出

引軍門旗一口色紅八幅出前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爲刃檻反苦盞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五方旗五口中

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隊列各六面在大纛後角十二具於鼓

左右各死六具以代金陽旗二百五十口尙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尙色圖禽獸與諸隊不

同各目有言言出隊役悉士卒多新陳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紿恐箇大將陳將鼓百一十五面恐設疑警

布槽一分大小瓢二分馬軍鼓響率帶披氈被馬氈

管子三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輔國公臣補虛則國公弱

論將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平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中軍帥也趙衰曰郤縠可衰初危反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商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

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賊猶取也庸攻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狐毛偃之兄也

欒枝將

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

荀林父中行桓子也犢赤周反終勝楚於城濮

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

趙奢之子爲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使傳之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

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

乃易言之趙若以爲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大王及宗室所賞

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

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卽有不稱妾得無隨罪

乎王許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衆降秦秦悉坑之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

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爲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

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

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戰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

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

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

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

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漢武帝以李廣

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

擊刁斗以自衛以銅作鐃器受一斗量取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

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

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

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

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

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

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

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遙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

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

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

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

衆我寡必懷貪情以致命之兵擊貪情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雖運武力參以同焉爲之密

搜才附凡爲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

選士之科沈謀密略出人者詞辯縱橫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情視四方之事軍中覽之僞
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迂直
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彊徹札戈鋌劍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擐旗斬將堪陷陳者趨
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趨起嬌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鉤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
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破執
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增入虜欲昭迹揚名者贊音章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二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幡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法仁是謂必取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

者與眾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恩不可純在軍政曰言不相聞故

為鼓鐸鐸金鉦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視不相見故為旌旗旌其指麾以為目候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齊一耳目之視聽使人

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紛紛紜紜闐闐而不可亂之紛紛旌旗象紜紜士卒貌

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

渾渾然其法令素定度幅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渾渾渾渾形圓而不可敗道齊整也渾渾渾渾車輪轉行

法制附

太公曰教戰之法必申三伍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

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

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眾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又覆軍

誡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

者斬又曰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創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

卽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譴譁動搖有起離陳者斬軍門常交戟謹出入者若近敵當譏呵出入者三路曰軍中巫祝不得與軍人卜筮吉凶爲其誤惑軍士也 周末吳王闔閭以孫武爲將而謂武曰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武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又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子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人食不甘味勿斬也武曰臣旣已受命而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報吳子曰兵旣整齊王試下觀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子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 晉伐齊阿鄆

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鄆音相今濮陽郡鄆城縣是也

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平仲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

敵景公以爲將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重者以監軍乃使莊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也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外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